

人生讲义□

做人的底线

❀许 锋

我的老师曾在课堂上做过一次不记名问卷调查,内容是:

你会利用单位的复印机复印个人材料吗?

你会录用好友的孩子而舍弃另一位工作经验更丰富的人吗?

你的好朋友把私人消费拿回单位报销,你会向单位举报吗?

你会接受利益单位的宴请吗?你说过假话吗?

……………

被“调查”者非小学生,非中学生,也非大学生,而是“百战归来再读书”的所谓成功人士。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答的,但我相信会有很多人脸红,包括我自己。

上面列出的每一条都涉及做人的底线——你份单位的复印机复印自己的材料,说明你爱占便宜,爱占小便宜,也会占大便宜;你录用亲朋好友的孩子而舍弃更有才华的人,说明你做事不公正;你知道好朋友揩公家的油而保持沉默,说明你没有责任心;你接受利益单位的宴请,说明你可能会丧失原则;你说假话,说明你不诚实。

都是工作或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例子,但是扪心自问,有多少人能通过“调查”并且问心无愧?

做人需要底线,底线本来没有高低,只有有一个尺度,但是,大千世界,每个人都为自己“划定”了各自的底线,有的高,有的低,有的本来高,后来一降再降,甚至没了底线。

不说假话是底线。国学大师姜林说过:假话全不说,真话不全说。前者是原则,后者是圆滑——圆滑可不都是坏事。

不损公肥私是底线。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这个“道”是正道,不是邪路。“水太深”的道不是正道,钱来得太容易的道不是正道,见不到光的道不是正道,拿不上台面的道也不是正道。

不顾指气使是底线。古代,皇帝都轮流做呢,何况芸芸众生一时之荣耀?得饶人处且饶人,给自己留条后路——后路是活路,不是绝路。人都有走运的时候,也都有背运的时候,就算你始终走运,从少年得志平步青云,一直显赫到七老八十,不是也有走不动路的时候?

善良是底线。人之初,性本善,就应该好好地善。善良的人不会损人利己,不会落井下石,不会两面三刀,不会谋财害命。善良是冬天的暖风,夏天的冰棒。

有的人的底线是“忍”。能忍是好事,忍得一时之气,免得百日之忧。但一味地“忍”,却又失去了底线——当年小日本侵略中国,你忍得下去吗?

有的人的底线是“容”。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,宰相肚里能撑船,能包容是好事。但有人执迷不悟,穷凶极恶,要置你于死地,你也不能一味地“容”。

有的人的底线是“拒”。拒是拒绝,会伤人的脸。曾国藩权位显赫之时常有人来送礼,他不全拒,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象征性地收;你送我全套家私,我只取七领草席;你给我贺送大礼包若干,我只拿其中一顶绣花小帽。你有面子,我也心安。礼仪之邦,该收的收,不该收的不收。

底线是一条河流,河流之上流水汤汤,你站在岸边或者船上,渔舟唱晚,举头望月,好不惬意;河流之下水流湍急暗礁处处,你呛水窒息拼命挣扎,却求生无路。

人生最要紧的是守住底线,因为底线有时候决定荣辱乃至生死。

朝花夕拾

难忘那年冬季高考

❀刘传俊

有。本来两年多的高中就没有学到多少正经功课,又在三年多的“修理地球”中把那些可怜巴巴的一点知识配着饭吃得所剩无几,尤其是数理化。

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,我心急如焚,不知所措。幸有邻居从图书馆借给我一本《简明中国地理》,一兄长借给我一本中等专业学校的数学课本,这便是我的全部复习资料了。白天干一些杂务活儿,晚上挑灯备考。只要听说哪个学校晚间举办辅导讲座,抓一块窝窝头就跑去了。讲座上人头攒动,有时连个下脚的地方也很难找。拿几张纸片,记一些只言片语,回家再慢慢消化。有些知识从未接触过,老师一再强调“重点”,仍感茫然。偶然的机 会,我从同去听课者手中借到部分政治复习资料,如获至宝。在只有两天的借阅时间里,废寝忘食地不停抄写。我将时间利用到了极致,几乎每天都“复习”到深夜。对于一个农家孩子来说,我心里明白,高考,无疑是“穿皮鞋”还是“穿草鞋”的分水岭。

1977年冬日的阳光格外灿烂,我已记不准具体时间了,大概是那年12月初的某两天吧,我和全国众多考生,怀揣共同梦想,如过江之鲫在同时刻涌入考场。我穿着上高中时姑姑给

我做的人造灰色毛领蓝呢子布棉袄,踉踉跄跄地走进设在市区一所中学的考场。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有两个,我选择的是《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馆》。先打草稿,而后誊在卷子上。当监考老师宣布时间还剩几分钟时,我还没有誊写完,急得手指尖发麻。索性脱掉棉袄披在身后椅子背上,潦潦草草飞快地誊写完最后一个语句,铃声响了,老师收走了我的卷子。此时,我才长出一口气,像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完成了一个优美动作般舒畅。考数学时,第一道题我就用了一半时间,直到老师说时间还剩一小时,我才恍然大悟,如梦初醒。一门心思要把那道题做出来,却忘了飞逝的考试时间。史地卷子里有一道“黄河为什么是地上河”的问答题,我却南辕北辙鬼使神差地答成了西北部的“潜河”,谬之千里,痛失5分,成了心中永远的痛。

看来通过高考进入高校深造,这次肯定与我无缘。我头疼过失眠过。但求索在人生的歧路口,仍希望高考和暖的阳光能照耀我未来的道路。考后心情曾兴奋一阵子,但很快又沉寂下来。白天,我在工地靠和泥脱砖还果腹,晚上,同在一起干活儿那年也参加了高考的工

友跑出去“听课”,以备来年再战。

等待录取的日子是难熬的。我边等待边谋生。忽一日,初选通知下来,让我去体检。在黑暗中摸索行走的我,好像看到了一缕久违的亮光。体检时,一大夫用听诊器听了我两次心脏,我怀疑身体有病,回到家就哭了,不思饮食。心想,如考试成绩不理想,翌年可再考,一旦身体有病,恐怕此生再也与大学无缘了。其实,那是一场虚惊。

1978年春的一天,太阳快要落山了,几团形态各异的镶着金边的彩云轻灵地在西边飘移。我从一改扩建面粉厂地下室的工地爬上来,朝着那个方向往回走。路过一邻居门口,得知邻村一教师给我送录取通知书来了,我将信将疑跑回家,当看到了那张录取通知书时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看了一遍又一遍……高考,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个崭新的拐点,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,改变了我对人生的态度,更重要的是她改变了国家的命运。

后来得知,1977年恢复高考时,全国有570万人报考,录取27万人,录取率仅为4.8%,史上最低。河南有2.2万人被大中专院校录取,我所在的偃大的公社有8人被录取,我便是幸运者之一。



山中何所有
岭上多白云(国画) 田占峰

人与自然□

掬水

❀包利民

当我掬一捧水于掌心,明晃晃的太阳被揉碎成点点游动的金光,那条河便流进了心里。当时的心儿还是那样澄澈,没有风霜,也没有无尽的乡愁。那一河流水,祖祖辈辈的人歌人哭尽融其中,仿佛单纯的岁月留痕,即使手心里的一捧,都是晶莹的泪和笑。不管日后化作的沉重与沧桑,曾经掌间的柔暖也成为心底的感动与眷恋,洗去世事的苍凉。

在那个无忧的年代,我们嬉戏于河水之中,捧起水四处飞洒,眼前的虹一道道闪现。其实我们那根本不是掬水,只是一种挥洒,把童年的岁月就这样挥洒掉。女孩子们在远远的岸边,掬一捧清冷扑在脸上,于是美好的光阴就从指间滑落。就像天上的流风行云,不知不觉间变幻,无声无息里消逝。

河边的农田里,盛夏的阳光照耀着每一个亲近黑土地的身影。累了的时候,他们会直起腰身,甩掉脸上的汗珠,大地便在眼中铺展成希望。然后,他们来到河边,洗去手上的尘土,洗去脸上的尘土,洗去太阳的温度。再掬水而饮,便饮进了一份灵动的热爱,他们再望向那片给他们劳累的土地,眼里便满是欣然和怡然。

后来,就再也看不到那个小女孩,小心地在河里掬一捧水,轻轻地走到不远处的小草旁,细细地浇灌。再也看不到蛙声如潮的夜里,掬一捧水中的月光,漾成心底柔和细梦的碎暖。无数的物换星移之后,故乡的河流已在遥远处,当每一个清晨,掬起一捧自来水,感受到的不是愉悦,而是一种冰冷的沉静,就像被风雨侵袭的生活。

觉得再也不会有那样的一种水,也再也不会那样的一种心境,在这城市的喧嚣浮躁里,仿佛一切都在桎梏着心里的流淌。可是在某个夏日,当我走过尘埃飞扬的工地,看见一个建筑工人在水管边,捧起一抔清水,伏休在掌间痛饮。然后抬头远望,眼神里闪烁着一种在思念故乡时才有的温暖。那一刻忽然明白,他们在城市的风尘里,心却依然在土地的厚重里,所以,他的心清澈,他的目光清澈,他抬起的水也依然清静。

有一年回到故乡,回到河边,物是人非,只有土地没变,河流没变。我俯下身,像从前般掬起一捧水,却觉得很沉重,仿佛捧着一方土地的厚重,捧着一河流的奔淌。一茬茬的岁月,一茬茬的人,都在这一小捧的河水中荡漾。当泪水落进去,手竟颤抖得让水都落回河里,一如抓不住的时光。我知道,从此,这条河里也有着我的泪,多年以前已经有着我的笑,它再也流不出我的生命。

可是,那于掌心中不肯停留的,却停留在心上。那些曾在掌心晃动的日头,那些曾在掌心晃动的月亮,那些日月,从不曾辜负我双手捧起的姿势。

新书架□

《从月亮来的男孩》

写给成年人的伤痕童话

❀安 琦

这是一部经典的外国文学小说,也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故事,更是一记直入灵魂、对每个人生命意义的拷问。在没有痛感的文字历史中书写充满痛感的人类心灵史。英国著名文学家安德鲁·米勒以柳叶刀般精确冷冽的笔锋,刻画了一个生来感受不到疼痛的男孩在18世纪混沌黑暗的欧洲大陆上,如何被残忍的世事“磨炼”成野性勃勃、冷血傲慢的杰出医师,又因为怎样令人心碎的凄美遭遇从铁石心肠的天人一夜之间“堕落到”拥有爱恨情仇的凡人。一个众人

眼中的疯狂女孩,却拥有这个世界最纯洁的心,也只有爱能够融化冰冷的月亮男孩。

该书是一部感动全球的经典文学作品,更是震撼灵魂、深入骨髓的救赎之作。一个没有疼感孩子的降生,为18世纪的英国设立了一块绝佳的景象,商人、骗子、军队和高贵的社会与俗世的民间,都在这一景象中看到了自己尊贵的嘴脸和质朴纯净的一面。该书荣获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(欧洲最高文学奖),收获无数世界顶级文学奖项,全球36国出版。

地说汉语有难,柬埔寨语外地人不懂,所以英语成了大家交流的语言。这里属热带气候,一年四季水果不断,街边小店纯榨鲜果汁加冰仅售1美金,味道好极了。

来这里第四天时,我们晚上6点半出发,去吴哥剧院看了一场闻名世界的舞台剧“Smile of Angkor”,演出效果令人震撼,英语、韩语、中文、柬埔寨语,四国语言同时显示。吴哥剧院是柬埔寨人民的,也是欢迎世界人民的。演出结束后,我们坐着tutu行进五公里,到“Pub street”见识暹粒最繁华的酒吧。这里有最强劲的节奏、最快乐的人群,操着不同口音,喝着各种酒水。酒吧内星光耀耀,霓虹闪烁,流光溢彩,昭示着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。

从酒吧出来后,我看到街外一辆辆摩托车改造成的tutu正殷勤地等待着散场的客人,车主卖力地用熟练的英语招揽着生意,客人醉醺醺地讨价还价,不远处就是爆炸的音乐和炫目的霓虹,我看到了黑瘦的柬埔寨人正在奋力地讨生活,单纯善良的笑容令人心酸。

域外见闻□

暹粒印象

❀魏 静

富,没有雾霾,水质很好,连自来水都是微甜的。已经在此居住的第三代华裔谢顺根告诉我们,这里劳动力廉价,医疗费,没有公积金,土地是私有的,公务员退休后有退休金,平时生病了自己解决,人均寿命只有60岁左右。令人欣慰的是一个瑞士人在暹粒开办了最大的儿童医院,可以容纳2000人,实行免费医疗,雇佣当地有名的大夫为孕妇和小孩诊疗。当地学校实行半日制,小孩上午上学,下午可能就去景区卖小东西给那些游客了。当地居民大都十五六岁结婚,也没有计划生育,一家三个以上

小孩很常见。

暹粒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出租车,也没有公交,一种叫tutu的车满街乱跑,很少有警察指挥交通。暹粒市只有六盏红绿灯,虽然名车不少,但以二手车居多,当地人开车无须上驾校,能开走就成,因此交通事故频繁。每到晚上,酒驾更是严重,路人只有自求多福。夜幕降临后,各条马路上的酒吧灯红酒绿,各色人种纷纷出场,热闹非凡。我们来时正值雨季,温度正好,空气清新,少有污染,柬埔寨人个个面带笑容,谦卑有礼,服务细心。当

余小晚并没有迅速死去,而是躺在地上一堆黏糊糊的血泊里不停地抽搐着。她咬着牙,吐出一口口水,轻声对周海潮说,你敢借张离咬出陈山,那我就是日日缠你的厉鬼。周海潮向随即从茶楼冲出来的千田英子连连哀求,潜伏在四周的特工也纷纷涌了过来。周海潮语无伦次地说,能不能先抢救,能不能先抢救他。他的鼻涌眼泪一股脑儿下来了,白花花的糊了一脸。千田英子看了余小晚一眼,用脚尖拨弄着余小晚,余小晚就翻了一个身,双眼空洞地望向辽阔的天空。千田英子笑了,说,不能!

说完千田英子走进了茶馆。她面无表情,一边走一边戴着一双白手套。刚走到楼梯口的时候,她听到了周海潮的一声惨叫,他的屁股上中了一枚针。那是躲在暗处的陶大春用吹管管发射的,按陈山的吩咐,不能惊动任何人,所以飓风队的人并不敢开枪,他们像一阵烟一样,在周海潮的嚎叫声中,突然从杜美路上消失了。

这个庸常的下午,千田英子并没有遭到任何接头人。她终于还是答应了周海潮的请求,把已经昏迷的余小晚送往了同仁医

院。千田英子让周海潮说出嫌疑是谁?周海潮不肯,周海潮说我要见到荒木先生才能说。千田英子的心里就有些恼火,她阴着一张脸揪着周海潮的衣领,把他带到了荒木惟面前。迈进荒木惟办公室的时候,陈山正和荒木惟在喝茶,张离坐在一边。周海潮看到陈山和张离时,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脏越跳越快的声音,很像那种沉闷而急促的拍门声。张离像是不认识周海潮似的,好奇地望了周海潮一眼。周海潮是有话要说的,但是他突然觉得心慌,身上起了一阵虚汗。终于他大张着嘴巴,啊啊地叫了几声,然后咕咚倒在了地上。荒木惟望着他看,看到他倒下的时候还在两腿蹬踢不停地抽搐着,像一只垂死的田鸡。荒木惟把一粒棋子稳稳地按在了棋盘上,对千田英子说,他中毒了。

一名特工剪开了周海潮的裤子。在他的屁股上,可以看到一大片的黑色。千田英子说,我把他送到陆军医院抢救。荒木惟说,不用了。他已经死了。拖出去!周海潮被拖了出去。陈山望

着周海潮像死狗一样被拖出去的样子,说,腿真长,舞也跳得很好,人还那么年轻。陈山接着又说,可惜了。

荒木惟没有说话,他缓缓地站起身来,活动了一下筋骨。他的身体就发出喀喀的声音。他走到了墙边,站在那张天皇画像前,仔细而虔诚地端详着。这时候千田英子上前一步轻声告诉他,有一个嫌疑入中了三枪,在同仁仁医院救治。

荒木惟说,救活她!

貳拾柒

费正鹏穿着长衫,腰杆挺得笔直地坐在陈山的对面。他又和陈山在一起下棋了。在维文书店的经理室里,他看上去很高兴,后来却哭了起来,掏出两张照片,那上面是一个年轻的女人,和一个抱着的小孩。费正鹏像个孩子似的抹一把眼泪,说这是庄秋水,这是余小晚。另一张照片上,是庄秋水怀抱一担琵琶的样子。陈山抬起头,看到墙上挂着的那把琵琶,知道这和照片上的那把琵琶一定是同一把。从费正鹏絮絮叨叨如破棉絮一样的话中,陈山仿佛明白了费正鹏为什么对余小晚钟爱有加。那天,陈山手里的那个炮一直没有敲



下去,最后终于说,有时候下棋不能老是用诱杀这一招。

费正鹏把一粒象棋往棋盘上一扔,说,我一定得让她活下去!在同仁医院的观察室里,余小晚被两名梅机关的华人特工守着。一名戴眼镜的中年医生被人带了进来,径直走到荒木惟面前。医生告诉荒木惟,她暂时不能醒

过来了,但也不会死。

荒木惟转过身来盯着陈山说,她是肖正国的妻子。她为什么要阻止周海潮去海半仙茶楼,必有原因。

陈山说,她太像重庆人了。荒木惟笑了,看了看张离和陈山说,如果我没有猜错,她一定恨你们。

那天当着荒木惟的面,陈山用脸盆去打来了冷水,细心地兑入了热水,认真地替余小晚洗净了脚。他用一块细软的布头,十分耐心地替余小晚清洗脚上的污垢。他一直握着余小晚玲珑的脚,并且突然想起母亲是替自己洗过脚的。但是母亲很早就过世了。母亲是陈山梦中的一个人物,既近又显得那么遥远。甚至有好几次夜里醒来,陈山都会觉得母亲来过他的床边,并且替他掖好了被角。张离的眼圈红了,她就那么笔直地站在余小晚身边,她的手指头伸出去,轻轻勾住了余小晚的小手。曾经有那么几个平凡而美好的春天,她们就是这样手指相勾,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。这让张离脑海里快速地掠过了两个人在重庆的美好时

光。那些时光重重叠叠,像极了,从树叶间隙漏下来的零碎的阳光。

荒木惟望着专心洗脚的陈山笑了,说你对她真不错。

陈山说,一日夫妻百日恩。荒木惟后来把手轻轻搭在了陈山的肩上,然后手指头轻轻地掠过。他带着千田英子一起离开了余小晚的病房,在空旷的走廊上,他的脚步声传得很远。在走廊上行走的时候,荒木惟一直阴沉着脸,他一直在想周海潮的突然死亡,向他下杀手的会是哪一個?而余小晚的搅局,阻止了密报中透露的共产党的接头,这两个接头的人又会是誰?

张离在余小晚的身边坐了下来,她掏出一根麻线,缓缓地吧散开的珍珠重新一颗一颗串好。然后张离把珍珠项链戴在了余小晚的脖子上,她对余小晚说,少了的那一颗,是永远也找不回來的。那根麻线其实一直带在张离的身边,她希望有一天能亲手把这串项链串回去。

余小晚侧身躺着。她的目光一直呆而直地望着窗外。尽管这是

一种笨拙的目光,但是陈山觉得,她的目光一定跨山越水,看到了重庆。重庆的岁月里,余小晚年轻得像一颗露水里的葱。那时候父亲余顺年穿着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,反背着手,在屋子里来回踱步,并且给余小晚念诗。他念《致女儿书》。

我不愿失去每一寸泥土
哪怕是泥土之上的每一粒灰尘
我不愿失去每一滴水
哪怕是我河床之上升降的水气
我不愿失去任何
因为我属于我的祖国
就像我不愿意失去我生命的分分秒秒

因为我要用来爱我的女儿
那么小晚,你要给我听好
流失家园就是流失我们的生命
流失爱情,流失光阴,流失每一朵花的开放

那么小晚,你要给我看牢
家园的篱笆需要扎紧
任何野狗都不能入内
我愿意用血和肉去拼杀
就算我被撕成碎片
也在所不惜,绝不退后半步

最后请用我的骨头,
当作武器砸向敌人。